



博学思

当代名家讲坛 通识人生之路

陆挺 徐宏 主编

人文通识讲演录

哲学卷 (二)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陆挺 徐宏 主编

人文通识讲演录

哲学卷(二)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通识讲演录. 哲学卷. 2/陆挺, 徐宏主编. —北

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039 - 3497 - 1

I. 人… II. ①陆…②徐… III. ①人文科学—演讲—文集②哲学—演讲—文集 IV. C53 B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846 号

人文通识讲演录·哲学卷 (二)

主 编 陆 挺 徐 宏

总 策 划 席云舒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5 千字

印 数 10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497 - 1/G · 719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吴国盛	重审科学与人文	1
张世英	论和谐相处	27
邓晓芒	康德宗教伦理对我们的启示	41
张志扬	“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开端	61
赵 林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83
张汝伦	杜威在中国的命运	121
袁正光	科学精神与新的经济时代	139
袁正光	科学需要民主，技术需要市场	157
袁正光	科学之灯与人文之星	167
刘大椿	在真与善之间	181
李德顺	当代哲学思维的变革	199
万俊人	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215
林德宏	高技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231
	后 记	259

重审科学与人文

很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们探讨科学与人文的问题。在今天，许多人都意识到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能不能弥合？怎么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这里有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所以我想提供一个看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问题从何谈起呢？首先，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从根本上违反科学精神。这里当然还牵涉到科学的社会形象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这是问题。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

们的教育分科太严，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这个局面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不正确的态度。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我们的四大发明等等，但较真地一分析，有人就说这个都不是科学，只是技术嘛！那么我们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科学，要不然不能很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现在很多搞文科的都愿意说，社会科学当然是科学。不是科学你就捞不上第一生产力这个光荣称号嘛，没有这光荣称号就没有经费，就没人支持你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社会科学是科学？我们要考虑。还有，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人一个说法，让人不知所措。

所有这些问题，按照我的看法，都贯穿着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我们今天的讲座分六个问题来讲：先讲人文意味着什么，再讲科学是什么意思，近代人文是什么，近代科学是什么，近代科学与近代人文的关系，最后落实到对科学精神的解释上。

何谓人文

“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人”，讲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文”通“纹”，就是画道道。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文”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

西文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而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公元2世纪的罗

马作家格利乌斯有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关于 Humanitas 最经典的一个说法。我们一般讲 Humanities 容易想到讲人道，讲友爱、博爱，可是他说，拉丁文 Humanitas 这个词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这个意思。希腊文有一个词说的是这个意思，即 Philanthropia。可是他说 Humanitas 并不是对这个希腊词的翻译，而是对另一个词即 Paideia 的翻译。这个 Paideia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就是教养的意思。为什么要把这种教化培养称为人性的表现呢？他说，因为只有渴望追求这种方式的人才具有最高的人性。

好了，语言学的事情就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人文，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那么，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我们比较关注的两大文化，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不一样的。按照我的理解，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是自由，自由是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就是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些英文词组就带有这个痕迹，像 liberal education 你不能翻译成自由教育，应该译成“人文教育”。还有 liberal arts 不能翻成自由艺术，它其实就是“文科”的意思。这就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中，人文学科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不要谈。我打你一拳，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我给老人让座，为什么是德性高尚的？就是因为我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你；我可以让座，也可以不让座。如果我打过去是由于某种物理规律的必然性造成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腿坏了，我只能坐在那里，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是道德上有问题。所以道德价值要求你自由，这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很强调的。

但是注意，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并没有这个自由。中国人最高的人性是“仁”，仁义的仁，这个教化的方式是“礼”。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它的原文是：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这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对比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讲“子为父隐”，就是老子犯了错误，你儿子不能去张扬，

不能去举报。你举报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你首先破坏了这个基本的人性“仁”，因为我们中国的“仁”首先是体现在血亲之间。如果你连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敢于打破的话，那你对“仁”这个基本人性就是一种破坏。这两句名言里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差异。

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只有通过一系列礼节的训练才能把理想人性内化到你内心里去。比较一下“仁”和“自由”这两种理想人性之间不同的内化方式，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的人文形式。那就是，中国人讲“动之以情”，西方人重“晓之以理”。当然，文化都是多样的，通常是讲情也讲理的，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这中间的区别。有人问孔子，父母死了以后为什么要守孝三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一年，为什么不是五年呢？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思维来说是很合理的。孔子如何回答呢？孔子并没有讲为什么三年，而是跟他讲，你的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你，他们为你吃苦、操心可不止三年吧！这样讲了之后，提问者就慢慢地理解了这个问题，他不再认为守孝三年是个问题了。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结果。再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想提一个问题，但他不是直接讲，而是不停地跟你打比方、讲故事、唱歌儿，什么“草原上的雄鹰”，什么“乌云散开太阳出来”，讲一大堆。经过这么一大通铺垫，到他真的把问题托出来的时候，你感觉问题提得真有理，非得这么做才行。这也是动之以情的效果。

好了，与“仁”这种人性理想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回答“为什么”。

何谓科学

中文的“科学”这个词直接翻译自 science，而且用法大致类似，基本上

指的是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而 natural science 通常指的是数理科学。数理科学通常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不过这种理解也有问题，把科学理解得太窄了，把许多数学化不够的学科，如博物学，打入另册。诺贝尔奖有医学和生理学奖，却没有地学、博物学、生态学等。再有，把科学限制在数理科学方面，就无法理解牛顿科学这样的典型科学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一进入历史的环节，你就会发现牛顿科学其实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它不是空穴来风突然冒出来的。它属于什么传统呢？简言之就是西方科学传统，就是说，在西方本来就有一个科学传统，牛顿科学不过是这个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为了阐明这个西方科学传统，我们再讲讲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德文的科学一词跟拉丁文 scientia 差不多，含义比较广，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包括人文学科。德国人代表的这个传统，倾向于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实际上讲的是历史哲学，但是它冠名以新科学。黑格尔把哲学叫做科学，而狄尔泰呢，他把人文学科经常叫精神科学，李凯尔特则把人文学科叫做文化科学。这些叫法显然和英文的叫法不同，它们显然不是 natural science 嘛！为什么都能叫做科学呢？这是因为它们共同地属于同一个知识传统。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这是上个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但他讲的不是自然科学的危机，毋宁说是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把科学的危机与欧洲人性的危机等同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希腊，它的关键词是理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永远都纠缠在一起，许多时候甚至没法区别。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科学家，西方的科学家做大了必然就是哲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席尔普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就把爱因斯坦编了一卷。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上讲，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它是讲理的，是理性科学。所谓的科学理性，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在性，也就是纯粹性。我们经常说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手段，可以为自己立法，我的毛病我自己知

道，不用你们来教，我自己可以纠错，我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这无非就是一句话：我自然科学是内在的。理性从来都是为自己立法的，它不需要外在的法律。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自己为自己立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内在性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最高价值的来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个最高的价值系统。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之后。为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比较绝对的，所以情高于理。但是西方人把理抬得很高，而且抬到了内在性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理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为什么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就是白活了呢？这是因为他从未触及理性世界。而一个没有触及理性世界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没有掌握、没有达到自己的人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讲的是纯粹理性如何能为自己立法，如何能够通过内在的方式整出一套规则来，而他的《判断力批判》谈的就是目的性，理性本身就提供一个目的因。今天我们一说理性，好像就是一个规则，一个客观的定律，没有目的性。这是有问题的。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全面放弃理性；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片面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放弃了对普遍性的寻求，它只讲事实理性，不讲价值理性，只讲工具理性，不讲目的理性。今天的许多科学家自动把自己陷在一个所谓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恰恰是一种片面的理性，是一种分裂的理性。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也是胡塞尔所谓危机的表现。

希腊人这样的一种知识追求，是由他们的理想人性决定的，他们的人文形式就是自由和科学。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星占学和希腊数理天文学的例子。中国也好，希腊人也好，头顶着同样一个灿烂的星空，都非常注意天上的现象，都把天上的现象勤勤恳恳地记下来。但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知识形式。中国的星占学，就是要通过了解天象的变化来

规定和预测地上人事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天文学家都是官方天学家，都是官员。因为他们直接为皇家的一举一动服务。皇帝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该打猎，什么时辰登基，百姓什么时候种田……都要看看天上的事情。这样的天学，关于天象的知识，是属于礼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礼，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中国人的仁，要顺应天时。希腊人呢？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的用途。希腊不是一个农业民族，不需要编制历法来指导种田，也不是用来算命。他们就是要研究那个规律，研究行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行方式。为什么他们要研究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东西呢？希腊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属于最高尚的人性，研究纯粹问题的人是最高尚的。欧几里得是演绎几何的集大成者。一个学生跟他学习，学了几天问：老师，学完几何，能不能挣钱啊？欧几里得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说：“给你两块钱。你走吧。”（笑声）为什么呢？因为你怀疑我的学问的纯粹性相当于怀疑我人本身有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怀疑你这个人不懂“礼”一样。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是近代科学的真正始祖，我们今天所谓的古典科学都是从数理天文学这条线上下来的。它一方面要观察，一方面要整合自然规律。

科学理性的第二个特点是合目的性。内在性和合目的性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归结为自由引导的结果。“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由自嘛，由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发展。合目的性是什么意思呢？自由从来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维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很陌生的。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来规定着一种目的性，有价值问题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最高价值。这个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从来不是手段，从来都是最高目的。裴多菲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认为自由是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意义、爱情的价值，都是自由引导的结果。没有自由，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自由，爱情也是没有根据的。

希腊的大师们是怎么说的？亚里士多德有句话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

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这里一语道破天机，西方的人文，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因为它以理性作为它的最高原则。只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由的人。这是希腊人开辟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希腊的科学首先是内在的，希腊人的天才创造中间有一样，即逻辑演绎推理的科学。希腊人能够把 geo - metry（geo 是地，metry 是测量，geo - metry 本来是测地术）变成几何学。测地术变成几何学是希腊人天才的创造。泰勒斯跑到埃及去留学。埃及的尼罗河定期泛滥，泛滥一次，田地需要重新划定，所以测地术比较发达。但是泰勒斯学完测地术回来把它变成了几何学。他把证明问题作为科学的首要问题。毕达哥拉斯定理从来也不是我们的勾三股四弦五，它说的是任何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我们的勾股定理还是测地术，但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几何学了，是演绎的逻辑，是推理的科学。

希腊科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非实用非功利性。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为科学而科学，这些东西我们过去是批判的。为什么批判呢？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本身就缺乏这根弦，我们不大懂得无用之用是什么意思。

希腊科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刚才讲到的目的性，也就是最终会指向意义问题，它要指向善。柏拉图讲，最高的学问不是数学。数学当然已经表达了某些自由的特征，它是演绎的、逻辑的、推理的，也是非实用的、非功利的。但是在数学之上还有一个学问叫做辩证法，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辩证法，而是关于善的学问。数学是通向善的。20 世纪前半叶一个很重要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他就认为自己的毕生总结是一篇论文《数学与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挺奇怪，数学和善有什么关系呢？照我们看来，数学就是研究一些纯粹的演绎推理，善是道德问题，两者没什么关系。其实这正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悲剧，因为我们的理性是分裂的理性，我们居然不能理解数学与善的内在一致性。怀特海敏锐地发现，数学和善的追求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追求的是同一件东西，即理性的完善。怀特海一辈子写了很多书，有哲学

的，有数学的，但是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因为这篇文章强调了数学和善的最终的一致性。所以有人说，怀特海是希腊精神的正宗传人，是柏拉图主义的正宗传人。实际上，怀特海의思想和刚才讲的胡塞尔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种希腊的科学精神通过什么方式传到近代的呢？我们以前认为，经院哲学专讲基督教教义，不讲道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基督教哲学分为前后两期，早期的教父哲学是不怎么讲道理的，把信仰放得很高，甚至有人很极端地说，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但是后期不一样了，它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整合进基督教的教义，形成了所谓的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很重视逻辑演绎推理，很重视讲道理，很重视理性。当然，希腊那种较真儿的讲理，与基督教有时也会有些冲突。我们刚才谈到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问题，“三”字儿出不来嘛！上帝这里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圣父圣灵圣子究竟是一个东西还是三个东西，这是基督教哲学里面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还有比如说，耶稣拿一条鱼所有人都吃饱了，手一挥把河水都挡住了，人就可以从河底下走过去，这些个奇迹当然是理性难以解决的。当然，经院哲学为此有很多妥协的方式。但是，总的来看，经院哲学的出现标志着希腊精神对基督教的融合。相比之下，回教就没有出现类似的经院哲学。本来它也是有机会的。公元10世纪左右，当时的希腊文献全部都翻译给了阿拉伯世界。当时他们出现了阿维罗意、阿维森那这两位哲学家，本来他们是想把希腊精神整合到回教里去，但是回教首领哈里发说了：上帝命令为那些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了地狱的烈火。这样一来，回教的经院哲学就没有出现，回教依然是原教旨那套东西，没有整合到希腊理性里来。

怀特海说过，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是可能的，这样一个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神学成了帮助希腊精神传到近代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他还说，就算伽利略吧，这位近代科学的始祖，他那个条理清晰的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所以我们说，现代科学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不是雅典娜从宙斯头里突然冒出来的，它有一个源远流长的背景。

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

Humanism 这个词很不好翻译，上个世纪 80 年代关于这个词还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目前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翻法：一个是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教养、人的全面发展，代表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潮；还有一个是人道主义，讲仁慈、博爱，讲一些伦理原则，比如不要杀死俘虏，也不能残害阶级敌人的肉体，死刑犯要让他尊严地死去等等。人道主义的这种含义更类似 Humanitarianism，这个词来自于刚才讲到的希腊文 *philanthropia*，就是博爱的意思。这两种译法都没有把 Humanism 里面蕴涵的一个更深的意思体现出来。人道主义过分偏于伦理，人文主义偏于文史哲的学科性质。作为哲学意义上的 Humanism 表现在哪里呢？我考虑一个译法：我们把 materialism 翻译成唯物主义，idealism 翻成唯心主义，那么 Humanism 也仿照一下翻译成“唯人主义”。这样一翻，它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这个词在这个意思上类似于 anthropocentrism，就是人类中心主义。近代以后，人开始成为最高的价值元点，成为世界的中心。Humanism 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

好，我们要追问的是：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人——希腊人的自由理想？既然 Humanities 是用来表达 Humanity 的，而 Humanity 是自由，那么，这个 Humanism 在什么意义上表达了自由？这也是当代的欧洲思想家不断追问的问题：当代的人文主义或唯人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欧洲的理想人性？唯人主义一方面当然是表达自由的，它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世界开始成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当然，“我们”眼中的世界不是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而是一个大写的人眼中的世界。这个大写的人的出现使得 Humanism 成为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依赖大写的人，我们每个小写的人都很渺小。灯突然一灭，水突然一停，交通突然一断，我们这个城市就成了一个臭烘烘的城市了。大写的人不发挥作用的话，小写的人没有办法，把一群城市的人引

到荒野上去，他们的求生能力是很差的。因为我们依赖大写的人，因为这个大写的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开始成为大写的人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开始丧失了它的独特性。过去我们讲一棵植物、一个动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少数民族有神山等说法；今天神是没有了，每一个东西之间神圣的联系也没有了，世界变得有如薄纸一样没有厚度。从近代西方以后，定点透视取代散点透视，是艺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定点透视意味着，世界就是“我”眼中的世界。从前的画都是散点透视的，坐飞机式的空中鸟瞰，《清明上河图》就是这样的，一个很长的画卷，是空中鸟瞰出来的。定点透视标志着主体性的诞生。自从主体性掌握了近代世界以来，世界本身便成为意义中性的了。不是经常有人问，地球本身有意义吗？地球不就是我们的能源仓库、不就是我们的垃圾填埋场吗？

唯人主义使得世界与人的关系成了效用关系，所以效用的逻辑成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逻辑。但是请注意：效用的关系从来也不是一种自由的关系。什么叫自由啊？一个孩子坐在水边上，往水里丢了块石头，看见石头在水里荡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他心里生出一种欣喜的心情，这是审美。审美是非功利的，这个孩子从丢石头这个动作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现实的利益，他也不是想得到什么，他就是觉得这样很好、很美。我们知道，希腊人创立了欧氏几何是一大贡献，按我的理解，他们还有一大发明，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英文是 Olympic Games。我第一次学英文的时候，觉得这个 Games 有点奇怪，奥运会怎么是 Games，不就是游戏吗？可我们今天的奥运会怎么是游戏呢？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拼杀呀！为了获奖牌甚至可以把对手杀死。（笑声）有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位美国滑冰运动员就被杀了嘛。这说明，今天的奥运会已经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了。希腊人那种非功利的、表达自由的 Game，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奥运会是希腊人的存在方式，甚至成了他们的纪年体系，比如说某某人生于第 23 届奥运会的第二年，就这么纪年。一个民族能以游戏的方式作为他们存在的基本方式，当然他们对人与世界之间那种自由的关系的把握一定是很贴切的。

我们今天效用的关系构不成自由的关系。黑格尔讲“主奴”辩证法，实际上揭示了主人和奴仆之间不可能有自由的关系。当然主人可以随便支使奴仆，但是两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流。自由的关系必须是内在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唯人主义在今天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越来越多的反思。这点下面我们还要结合唯科学主义来谈。

近代西方的科学传统

近代西方科学我们要举两个人：法国的笛卡儿和英国的培根。我们要问的是：第一，近代科学从什么意义上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因而成为科学？第二，它作为近代科学，有什么特征？笛卡儿有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培根也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两句名言包含着近代以来一种全新的科学理念。“我思故我在”，当然是把思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继承了希腊人的理性传统。但是“我”出来了，主体性出来了。我们刚才讲到唯人主义，它不是空穴来风，笛卡儿的这句话是一个证据。谁思？“我”思。培根这句话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维度，“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说“科学就是力量”。希腊科学是沉思型的，通过思与世界建立一种共通性，而近代科学是一种力量型的科学。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科学理性化的一面旗帜。“我思”说的就是理性的奠基，就是要一切的一切奠定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把一切的一切全部囊括到“我思”这儿来，他把“我思”作为基础。大家要注意，今天的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然的数学化”运动。自然的数学化保证了我们今天对于自然界的观测都是可行有效的。但是数学化是什么？数学化为什么能成为自然构造的一个基本因素呢？是因为“我思”已经先行了，先行地做了理性奠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也就是“思”，连“我在”也是通过“我思”来得到论证的。现代科学只有充

分地数学化，才能有资格称之为科学，因为自然界本质上是数学化的，你只有通过数学化的方式才能把秘密勾出来。

自然界的数学化本质上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除了自然的数学化外，还有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什么叫方法论？就是有了这个方法，你就一通百通了。我们经常说要“授人以渔而不授人以鱼”，“渔”就是方法。你知道方法了，就可以事半功倍；不知道方法，你是事倍功半。所谓研究的方法论化，就是使整个研究变得编程化，程序化。笛卡儿也开创了科学的方法论化，并把方法论变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笛卡儿名著《方法谈》把方法问题称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来谈。这是为什么？理性化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对象的理性化，也就是自然的数学化；第二步是研究过程的理性化，也就是研究的方法论化；第三步是研究建制或社会建制的理性化，也就是分层分科化。至于科学研究的分层分科化，性质也类似。每个人不要什么都做，分门别类，你做一点我做一点，越做越专、越做越深。总起来看，一个社会就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理性之网。研究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是理性的内在要求。而高效率是我们采取理性化的一个最终目标。有些同学学管理、学营销，都是在学习理性化的组织过程。

在笛卡儿所开创的近代的合理化的科学范式里，有四个特征。有位科学社会学家叫默顿，现在还健在，他把科学的精神气质总结为四条。第一个是普遍性。不能说在中国做的实验，到美国不管用了，得哪儿做都管用。第二个是公有性。科学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它为全人类所公有。第三个是无私利性。科学不能只为少数人谋福利，那是不对的。第四，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四条精神气质，没有一条不是和自由贯通在一起的。

培根在他的《新工具》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希腊人都是小孩儿，玩些游戏，不管用。希腊人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不高：他们生活在海边，气候也比较宜人，所以穿衣服也比较简单，拿块布一披也就差不多了；吃的东西也不怎么讲究。希腊人认为最高级的事情应该是思想，所以他们练出来高超的辩才。他们对于纯粹理性的爱好为人类留下了重要的精神财富。但培根说，希